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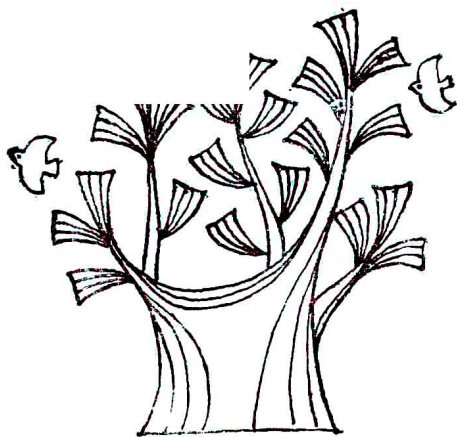


飞盘

FEIPAN

邱勋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飞 盘

邱 勋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共收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十五篇。

这些作品，或写小学生的学校生活，或写农村及城市儿童的课余生活，从他们热爱集体、互相帮助等不同角度，刻画了一群少年儿童的生动形象。

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对于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的描绘，颇为生动、细腻。

飞 盘

邱 勋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儿 童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07,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

统一书号: R 10024·4206

(软精)定价: 0.66元

目 录

大春和小春	1
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	16
三色圆珠笔	28
飞盘	43
NO!NO!NO!	62
失火以后	69
雪夜	77
采访	89
大车骨碌碌转	97
大东和小东	104
小琴妮和大树根	109
小姑娘们	115
一本书	126

一个不知姓名的少年 136

柳泉峪的一天 152

后记 177

大春和小春

一

大春不大，小春不小。过了年，两人都是八岁，属猴的。

他们俩，一个住在南城根，一个住在西市场，却是一对好朋友。

八年前他们就是好朋友。在市立医院妇产科，他俩都被雪白的毛巾包着，象一对小枕头并排躺在一张大木床上。四只眼睛还闭着，一双小嘴却张开了。“哇哇哇……”大春唱道。“哇哇哇……”小春也唱道。护士听不懂他们的话，她们不明白，这一对未来的好朋友，正在高兴地互相问好呢！

五年前，他们也是好朋友。他俩同上一个幼儿园，手拉手一块儿唱歌，脚蹬脚一块儿睡觉。就是上厕所，两人也搭帮儿去。

一年前，他们更是好朋友。他俩同上一个小学，合用一张课桌。有好玩的一道玩，有好吃的一道吃。头一次考试，两人成绩也差不离，大春考一百分，小春考了九十九。

最近大明湖边新盖起一片居民大楼，大春小春一起搬

进了新宿舍。两家都住在四层楼，门挨着门，窗靠着窗。两个好朋友如今成了邻居，准得蜜里加糖，糖里拌蜜，好上加好了。

不料……

别忙！我们接着说下去吧！

二

新宿舍真好，每家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两家合用一个高高的阳台。

大春小春站在各自的家门口。

大春嘻开豁牙嘴：“喂！”

小春耸起小鼻头：“喂！”

两个好朋友扑到一起，勾着脖子搂着腰，一起来到了大春家。

大春走进厨房，伸手拧开水龙头，清水立即哗啦哗啦流下来。大春笑着望了小春一眼，就用一只手指堵到龙头口上。一股细细的水柱溅起来，欢跳着落到小春脸上，凉津津的怪好受。

“俺家也有水龙头！”小春说。

他们又一起来到小春家。

一进门就不见了小春的影子，只是传来他轻轻的喊声：“大春，你猜我在哪里啊？”

大春提起脚跟，象只小猫一般悄没声地来到壁橱跟前，

伸手把橱门拉开了。瞧，小春猴起身子，藏在壁橱里面。两人互相望望，同时笑了。

“俺家也有新壁橱！”大春说。

两个好朋友今天格外高兴，每根头发都想跳舞，每个毛孔都想唱歌。他们手拉着手，一块儿飞快地跑下楼来。玩什么呢？摔纸板、弹玻璃球都不够味；看图书、下军棋也不来劲。院子里有一堆建筑工人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细木条，两人同时各自拣到了一根。

“咱们玩打仗吧，我当佐罗！”大春说。

“我是孙悟空！”小春说。

“战争”的帷幕拉开了，立即出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孙悟空的金箍棒上下翻飞，佐罗的宝剑寒光闪闪。那佐罗手舞一把长剑越战越勇，把个孙悟空直逼到楼梯口，接着，逼到二楼，三楼，眼看要逼回家去。但孙悟空毕竟是曾经大闹过天宫的人物，我们切不可轻看了他。只见他在四楼楼梯口按落云头，一个金鸡独立，打起眼罩，两只眼珠儿陀螺般滴溜溜一阵转动，那金箍棒便突然舞得旋风一般，一个跟头云朝佐罗俯冲下来。

情况我们没能看得清楚，只听一阵乒乓乱响，不知是金箍棒打折了宝剑还是宝剑砍断了金箍棒。我们只知道，一阵尘土起处，两员战将滚到了一起，顺着水泥楼梯骨碌碌滚将下来。

“哇……”佐罗扔掉断了的宝剑，张开嘴喊了一声。

“呜……”孙悟空撒开只剩半截的金箍棒，尖声哭了起

来。

三

两个人都挂了花，低着头走回家去。

两位妈妈打开门，放儿子走进来。她们同时抬起头，望见了对方门口站着的年轻女人。

霎时之间，两双眼睛同时鼓起来，瞪得象四只铜铃铛；两张嘴同时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每人咬出来一排血印印。

“咣！”大春家的大门猛地关死了，楼梯口象刮起了一阵小台风。

“砰！”小春家的大门用力扣紧了，楼门洞象发生了一次小地震。

我们先说大春家——

大春妈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倒霉！”

“伤着哪里啦？”爸爸望着大春说，“这孩子，就是调皮……”

“不是这个！”妈妈一只手指着门外说，“你知道西邻那家子是谁？就是西市场菜店里那个野老婆！俺二姐跟她一个单位，去年调工资，她在背后使坏水，硬是把俺二姐给拿了下来！这不，搬家头一天，又掇弄她个小孬种，大天白日欺负咱大春！”

我们再说小春家——

小春妈妈猛地坐到床沿上，气呼呼吐出两个字：“败兴！”

“不要紧吧？”爸爸望着小春说，“这么大了，怎么就是不听话……”

“不关孩子事！”妈妈两眼瞪着门外说，“你猜东邻那一家是谁？就是九路电车那个卖票的疯娘们！在学校里她就不是块好泥巴！俺爸爸当时是校长，她嚷着‘造反’，‘造反’，领头给爸爸戴十八斤重的高帽子！这不，江青倒了台，她还想着武斗哩，头一天搬来，就使唤她个野小子，明火执杖欺负咱小春！”

回头再看大春家——

大春妈朝大春爸发布命令：“别忙着擦那张桌子啦！去，领着你儿子，找她去！”

大春爸扶了扶眼镜腿，没有动。妻子的话自然有几分道理，但这样的事不便亲自出马，还是女人打头阵为好。他朝大春说：“去吧，跟你妈去找她！这不是‘四人帮’那阵啦，随便打人可不中，总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大春已经洗净了脸上的泪痕，用红药水擦过了胳膊上跌破的一点伤口。他低着头说：

“我不去！我们打仗是闹玩儿的，我当佐罗……”

“你是个猪猡！”妈妈扬起手，朝着大春的小屁股，拍拍拍打了三巴掌。

接下来再看小春家——

小春妈吩咐小春爸：“那面镜子等会儿再挂！你领着小春，去，找她去！”

小春爸摸了摸下巴，没有吭声。爱人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事最好不要轻易出面，还是当个后台参谋为高。他朝小春说：“去，跟你妈去找她！如今讲的是法制，动手伤了人，总得说出个是非曲直来！”

小春已经扫净了身上的灰土，用胶布把小腿肚上不大的一个肿块包好了。他鼓着嘴说：

“我不去！我们是闹着玩儿，我当孙悟空……”

“你天生是个上不得台盘的猪八戒！”妈妈伸出巴掌，朝着小春的小脸蛋，拍拍拍打了三耳光。

大春家里，妈妈推开通往阳台的房门，大声说道：

“靠着什么？不就是靠着巴结菜店的经理吗？欺负到我们头上，算你那眼珠子长歪了！”

小春家里，妈妈卡腰站到阳台上，大声喊道：

“告诉你，江青倒台啦！还想骑到人们头上，做你的春梦去吧！”

四

第二天，大春小春来到学校里，谁也不理谁。

同桌之间闹别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那滋味儿可真难熬。上课的时候，两人就象两棵在毒日头下晒了半天的小草，蔫头蔫脑没点儿精神。下了课，一个闷闷地

倚着东窗台，一个呆呆地靠着西窗口，没有在走廊里奔跑打闹，也没有到操场上跳绳踢球，就象两人突然间一齐变老了，成了一对没长胡子的小老头儿。

班长王立夏走来说：“怎么啦，你们两个？”

大春低声说：“俺妈不叫我跟他说话。”

小春闷头说：“俺妈不叫我跟他搭腔。”

立夏把他们拉到一起，笑着扳住两人的肩膀，让两个脑瓜轻轻碰了一下，一面说：“头碰球，球碰头，好朋友，不记仇！”笑着跑了。

大春咧咧豁牙嘴，望了小春一眼。

小春抽抽小鼻头，望了大春一眼。

大春望着脚尖说：“不怨我，怨我妈。我妈说你妈是坏蛋。”

“俺妈不是坏蛋，是好人。”小春望着地板说，“你妈呢？”

“俺妈也是好人。”大春说。

既然妈妈们都是好人，那么他俩当然应该听妈妈的话，听好人的话。可妈妈就是不让他们好，要他们谁也不理谁。怎么办呢？——这真比解一道老长老长的算术题还困难，比建筑工人叔叔盖一座宿舍大楼还困难，比美国人把航天飞机送进太空去飞行还困难……

“有办法了！”到底还是大春聪明些，“咱们在学校里照样还是好朋友，回到家就谁也不理谁。”

“对，大春！你这个办法真好！”小春说。

就象猛丁洒下来一场春雨，两棵晒蔫了的小草枝叶挺

直了起来，浑身翠绿翠绿，又恢复了无限生机，成了两个蹦蹦跳跳、欢欢乐乐的小学生。

放学回家，他们走在楼梯上，故意谁也不说话，只是互相偷偷挤了挤眼。

五

这一来暴露了秘密，让站在门口的两位妈妈看到了。她们都不高兴了。

这天是星期六，下午不上课。大春睡醒午觉，看爸爸妈妈都上班了，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他想，今天是个例外，虽然在家里，也可以找小春玩了。

他趿着鞋高高兴兴走向门口。可任他怎么用劲，大门总是拉不开。他从门缝朝外瞅了瞅。原来出了怪事，只见门外反挂了一只大铁锁。

“难不住我！我从阳台上走！”大春有些气哼哼的了。

但他来到阳台上，抬头一看，不由瞪大了眼睛。只见阳台正中间，高高垒起了一堵墙，顶上还挂着一道铁丝网。这就象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之间的国境线一样，戒备森严，硬是把两家隔开了。

大春不知道，这是今天上午，两家的爸爸妈妈们共同完成的作品。他家垒了墙，小春家又在顶上挂了铁丝网。看看，干这种事，他们合作得倒是挺好呢！

大春嘟着嘴回到屋内，只见桌上留着一张纸，上面写

着：

大春：你在家好好学习，做完作业就自个儿玩，不准招惹墙西那一家。

妈妈

大春把纸条气狠狠地扔到一旁，闷闷地拿出作业本，自个儿做起作业来。

今天的作业特别乏味。本来，大春很喜欢写生字，也喜欢算算术。但那得几个同学一块儿做，还要比赛哪个做得快，哪个做得好。可现在，难道要大春跟大春自个儿比赛吗？

写完作业，按照纸条上妈妈吩咐的，大春搬出玩具箱，自个儿玩起来。头一次拿出来的是军棋。但军棋能“自个儿”玩吗？不能！再一次拿出来的是冰糕棍。冰糕棍能“自个儿”玩吗？也不能！第三次拿出来的是乒乓球。乒乓球能“自个儿”玩吗？还是不能！

大春把玩具箱塞进床底，一头扑到床上，手脚乱蹬乱甩，象一只困在笼里的小野兔。

过了一阵，他忽然吱溜一声从床上滑下来，跑到阳台上，隔着墙朝对面喊道：“小春！”

原来小春经历了跟大春相同的磨难，正蹲在砖墙那一边，生着闷气。听到喊声，他连忙回答：“大春，我在这里哪！”

“小春，你在那里干什么？”大春问。

“不干什么！”小春说，“你呢？”

“我也是。”大春说。

过了一阵，大春突然眨巴了一下眼睛，说：“咱们下军棋吧！”

“怎么下啊？你在那边，我在这边……”

“你用你的军棋，我用我的军棋，咱们隔着墙下棋。”大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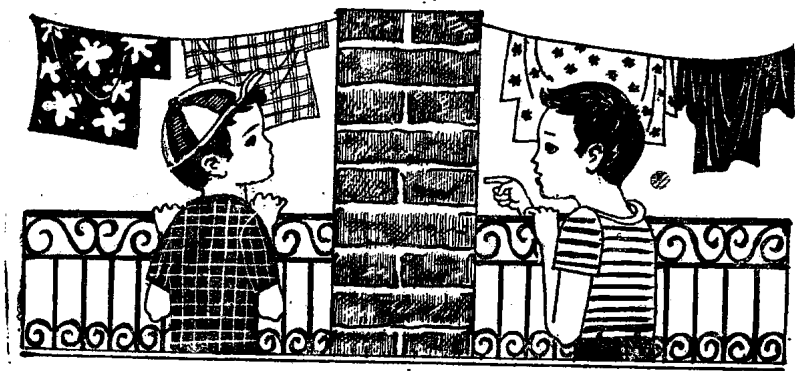
小春立即表示拥护。两人跑进屋子，把自己的军棋拿出来，摆到地上。

“我用军长吃你的师长。”大春说。

“我用炸弹炸你的军长。”小春说。

“不对！”大春指着地上的棋盘说，“我的军长在行营里哪！”

“才不是哩！”小春指着自已的棋盘说，“看看，你那军长，正在铁路线上……”



谁也没法去看对方的棋盘。一场激烈的战斗只好停了下来。

“要不咱们玩冰糕棍吧！”过了一阵，小春说。

大春立即表示赞成。他们扔下军棋，各自拿出来十根冰糕棍。五根算自己的，另外五根算替对方借上的。隔着墙，两人同时把十根冰糕棍撒到地上，然后又伸出手指一根根小心地把它挑起来。

“我赢七根啦！”大春说。

“我赢六根啦！”小春说。

“不对，你不可能赢六根！”大春说，“我已经赢了七根，地上只有三根了！”

“你才不对哩！你不可能赢七根！”小春说，“我已经赢了六根，地上只有四根了。”

最高级的国际裁判也不能评判出谁对谁错。没法，冰糕棍也玩不下去了。

他们又决定改为打乒乓球。

大春把乒乓球隔墙一板打过去，小春又隔墙一板打回来。打了没两板，球就不见了。

他们手扶阳台朝下望望，只见球儿飘飘摇摇落在楼下空地上。一只小猫也许把它当成从天上落下来的云彩，弯起前爪把它抱起来，跑远了。

这下，乒乓球又玩不成了。

“这道墙可真坏！”大春说。

“有办法了，大春！”这一次小春显得聪明了，他眨巴一

下眼睛说，“我从阳台外面爬到你家去，咱们就能一块儿玩了。”说着，把一只小手从砖墙外侧伸过去，一面轻轻摇晃着。

“看到我的手了吗？就这么一点点儿远。”

大春高兴地说：“对，一步就过来了。”

可他们一齐探头朝楼下望了望，两人都由一阵头晕。

“小春，你等着，我爬吧！”大春说。他虽然跟小春一般大，可既然名叫大春，就应该比小春勇敢些。

他从阳台水泥墙上翻出去，两手紧紧攀住墙顶，赤脚插进花墙的空档里，一步一步慢慢向对方挪去。

“你害怕吗，大春？”小春问。

“不怕！”大春故意大声说。可那颗心却怦怦乱跳，眼看要撞到喉咙口了。

最困难的一段来到了。爸爸妈妈们不只垒了墙，而且挂上了带有许多铁蒺藜的铁丝网。那铁丝网向阳台外侧伸出尺把远，竖着利剑般的铁刺，好象一个忠于职守的哨兵，随时准备让那些敢于来犯的侵略者流出鲜血。大春闭紧嘴，闷住气，头上冒出来一阵阵冷汗，费了好大的劲，才越过了这个危险地带，在小春那一边，露出他那毛茸茸的脑瓜来。

两个好朋友在小春家会师了。

按说，他们现在可以尽兴地在一起玩了。但小春却突然问：

“大春，你真个不害怕吗？”

“这有什么！”大春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一眨巴眼